

■ 图片故事

亲历印度“春运”

□何如平 文/图

去年11月，我去印度新德里旅游时正好离印度人最重要的节日“迪瓦利”节还有一周多的时间。新德里已到处张灯结彩，支起大篷，一派喜庆的气氛。印度人过“迪瓦利”节的方式与中国过春节相似，大量到城市打工的印度农村人口会在“迪瓦利”节前夕返乡，这段日子也可以称得上是印度的“春运”。

在新德里玩了几天我打算前往孟买，于是我在新德里住的酒店订了火车票，印度买火车票实行实名制，酒店的服务人员登记了我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饮食习惯，手续办得很顺利。

第二天我便到了新德里火车站，印度“春运”期间新德里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拥挤不堪，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，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雪茄烟味道。我在显示屏车次运行表的电子屏幕前伫立了很久，也没有发现自己要乘坐的那列火车的停靠站台和到站时间。这时一位同胞走了过来，他冲我摇摇头说：“印度的火车车次运行表从来都没个准头，你还是去问工作人员吧！”我连忙找了一位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询问，对方很快给了我答案。

我随着一大群旅客走到火车站的站台，眼前的景象真让我有点震惊，只见前方停靠的三列车身破旧的火车，个个严重超载，连火车车顶上都挤满了急切归家的人，他们在车顶上或坐或站，丝毫不觉得危险。有的旅客干脆把行李挂在车窗外面，真让人担心火车开动了这些行李会掉下去。印度的普通列车给人的感觉



是人头攒动、管理混乱，但其票价多年不变，出了名的便宜，很适合印度的低收入阶层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坐的高级空调列车到站了，空调列车的顶级包厢票价比飞机票还要贵，即使我订的软卧票价也不比飞机票便宜多少，管理也很规范。旅客上车前会在车厢门口看到一张乘客名单，核对无误后方可上车落座，保证不会上错车。列车开动后，列车员还会捧着登记本一一对应乘客进行记录和查票。我乘坐的那节软卧车厢有四张软床，带卫生间，卫生间和车厢都打扫得很干净，车厢内还能看电视机，有瓶装纯净水供应，漂亮的列车员负责三餐，定时送茶水和

水果，态度很亲切。虽然印度列车员为我们提供的印度飞饼干巴巴的难以下咽，但送来的咖喱饭味道却很可口，我一连吃了两份。

坐在印度的高级空调列车上，这一路没有闲杂人员出入车厢，基本上享受了舒适而愉快的旅途服务。有时候列车停靠在车站时，透过列车车窗，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并列停靠的普通列车车厢内“惨不忍睹”的景象，行李架上、餐桌上、座椅背上全是旅客，人挨人、人挤人，真不知道那些旅客再这样呆下去会不会被挤成“夹心饼干”，这也许就是印度特色的春运，对有钱人来说是天堂，对穷人来说是不得不闯的九九八十一难。

邂逅“中国保尔”

□张蓬云 文/图



1983年8月13日，我接航天工业部函件，去国防科工委参加一个会议。由于我坐在前排，便很清楚看到与大家对面而坐的领导或专家学者，张爱萍、倪志福等等。这时，我注意到一位身穿蓝布衣服的老者，他面容瘦削，双眼深陷，他是谁呢？我小声问身旁的一位军人，他说那是吴运铎。

吴运铎这个名字我老早就知道。我读书时就读过他的自传体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，知道他是我国著名老兵工、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。知道他是江西萍乡人，少年时当过矿工。抗战时他参加了新四军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他和同志们一起，白手起家建立了兵工厂，造出了枪炮弹药。工作中他几次受伤，炸断了左手四个手指，炸瞎了左眼，炸坏了右腿，砸伤了左腿，全身受伤几十处。1949年冬天，他被送到苏联去治疗。在莫斯科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听到他的事迹后，特地到医院看望他。苏联的医生对这位“中国的保尔”也十分热爱与敬重，在他们精心治疗下，“保尔”的左眼重见光明。

1951年10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专题报道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——介绍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》，从此，“中国的保尔吴运铎”传遍大江南北。另外，让我感到亲切的是，吴运铎曾任中国航天部一院15所首任所长，是中国航天发射技术奠基人之一。

心中崇敬的人就坐在对面，

那种激动是可想而知的。所以会议休息时，我与几位航天系统的人，就围到他身边，先是问候，再自我介绍。老人一听我们都是“自家人”，相当高兴。他还特意问起沈阳的“五三”厂，就我所知说给老人听。然后，我们请他题写赠言，合了影。接着又唠起他的著作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。这时，老人说那本小书中是有些缺憾的，由于当时忙忙碌碌，把出生的1917年，写成了书中的1915年；而他三次去苏联学习和治疗，曾在书中记下了许多让人难忘的事。可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再版时关于苏联的部分却删节了。他说等自己身体好一些后，要把小书充实、更正一下。“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啊。”他说。

谈话间，我们才知道老人1米76的身高，只有74斤，太清瘦了，不忍再打扰他休息。可他却笑着说没关系，接着深情地说：“我老了，做不了什么了。但是，我总想即使自身化为一撮泥土，只要铺在共产主义的大道上，让战友们和年轻的一代大踏步地冲过去，也是莫大的幸福。”

在送老人回房休息时，我无意间看他左耳轮皮下有一小块黑东西，便顺口一问。谁想到他却风趣地说：那是一块炮弹皮，右眼珠后面也有，其它地方还有一些，都动了三十多次手术了，不想再动了，留个“纪念”吧。老人进了房间，我们轻轻关上门，轻轻地走开，心里却热热的，眼中酸酸的。多么好、多么可敬的老人啊！

■ 家庭相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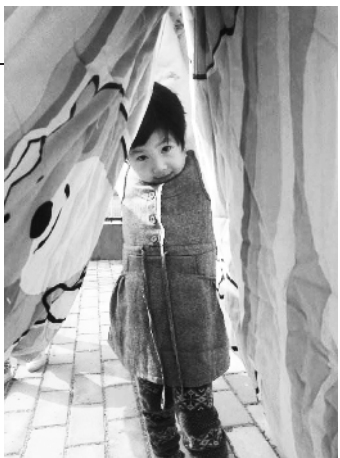
太阳的味道

□吴建 文/图

早晨，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。上早班的妻子临走前叮嘱我：“上班之前记得把被子拿出来晒一晒。”我将阳台的围栏刷干净，把被单摊开，阳光斜斜地照在上面，像是慈爱的母亲在亲吻着婴儿。晚上，拥一床被太阳亲吻过的散发着浓浓太阳味道的棉被入睡，感觉好舒服好温馨。

孩提时，我就喜欢太阳的味道。那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，但家中困窘，没有电热毯、取暖器，更谈不上现代化的空调暖气，冬天取暖顶多是围着火炉，往往是前胸滚烫，后背冰凉。晚上，最期盼的就是有个温暖的被窝，最可怕的就是进被窝的一刹那。母亲解决“一刹那”的办法既原始又实用——晒被子。

只要晴天，太阳刚刚露脸，勤劳的母亲都要把全家人睡的被单床单拿出来晒晒。那时的被子都是纯棉花的，太阳一晒，既蓬松又柔软，下午三点多母亲趁热将被单垫架收回，铺好床，沐浴了一天阳光的被子散发着一股健康的太阳味道。夜晚，我们洗完澡便早早钻进温暖的被窝里，把头也用被子蒙住，狠狠地呼吸被子里储存



的太阳干爽、芬芳的余味，晒过的被子不仅暖和，还喷喷香，闻着很安逸，因为这味道和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，我们睡在太阳晒过的被子里，就似乎依偎在母亲身边。

母亲坐在床边，一边纳鞋底或缝补衣服一边给我们讲故事。母亲没文化，却有一肚子的故事，母亲说都是她小时候外公讲的，情节不复杂，内容却很吸引人。听着故事，和着太阳的味道，我们便渐渐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而今，寒冷的冬夜，每当我躺在散发着太阳味道的被窝里，枕着阳光的馨香，就像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，幸福地入睡。

太阳的味道，其实就是母亲的味道的味道，亲情的味道，幸福的味道。

■ 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张姐的大手

□李春燕

张姐的手特别大，像个小蒲扇。这手坚实有力，上面有层薄薄的茧。

由于平时工作忙，我家偶尔会从家政公司请小时工来打扫。张姐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她四十出头，高个子，瘦瘦的，大眼睛，高颧骨，脸上有些淡淡的皱纹。她长胳膊大手的，干起活来特别麻利。

通常张姐进门就开始她的工作，绝不磨洋工。她干活很快，同时又很细致：先打盆清水洗干净抹布，把屋子里犄角旮旯边沿地方仔仔细细地擦一遍，电线也要拧着擦干净，然后把地面整体墩擦一遍，所有的东西都排放整齐。最难清理的是厨房和卫生间，她工作的时间会长一些，但打扫完一尘不染。任何油腻和死角，都在她的手下无所遁形。擦玻璃的时候，她会把手伸到窗外，我很担心，叫她简单擦擦就好。她说没事，一定要清理干净，否则心里不舒服。

自从张姐来了一次，我们便不再找别人只找她了。后来，我

们便成了朋友。有时我也会和她一起打扫，还会向她请教如何把抽油烟机清理干净，镜面怎样擦没有水印等等。她知道我是教师，也会问我些教育孩子的事。认识久了，我知道了张姐是外地人，家里有三个孩子，都在上学。她丈夫是建筑工地的技术员，工资不高。

我对家政服务员这工作很好奇。就问她一个女人独自去别人家里有没有感觉不安全的时候，张姐笑了，说几乎没有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张姐告诉我，已经有几个人家把钥匙交给她，请她定期打扫。有的是一星期一次，有的隔天就一次。这样她的时间就几乎排满了。还有一家人请她每天去给老人做一顿晚饭，还要陪老人聊半小时。这工作也不轻松，几天下来，晚上还加班，她回到家腰酸腿疼好几天。她很认真地收好这钥匙，家里人一律不准动。

张姐越来越忙，后来我找她预约了才行。随着工作量的增加，张姐的工资比她丈夫多了不少。

我和她开玩笑：你干脆自己开一家家政公司得了，生意一定挺好。她摇摇头，说人家把钥匙交给我，我就要确保安全。我要是开了公司，不敢保证我请的人不乱动人家的东西。要是丢了什么少了什么，我付不起这个责任，也对不起人家这么信任我。我看她一脸诚挚，心中颇为感动。

有一次暑假，张姐带着女儿来我家工作。她说女儿在上大学，暑假帮她干活。那天回去后，女儿说：妈你这工作太累了，以后我工作了，你就别干了。孩子这么说，张姐心里甜甜的。

后来请张姐的次数少了，我们偶尔电话联系，知道她在郊区买了楼房。几个孩子都工作了，最小的女儿最近高考，打电话向我咨询了一下报考专业的问题。

我时常想起张姐，想起她朴实的大手。她做的是最平凡的工作，但她做得认真，做得实在。她的真诚感动了很多，回报给她的，是最大的信任。她的大手，坚实有力，上面有层薄薄的茧。她就用这手一点一滴地为自己和家人打造美满的生活。张姐的未来会越来越幸福，一定的。